

外祖母的智慧

| 曾剑青



清明时节，我又回到了这个海边的小渔村。咸涩的海风裹挟着记忆扑面而来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外祖母佝偻着腰，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

外祖母生于海边，长于海边，海风将她的皮肤吹得黝黑，却吹不散她眼中的光芒。她从小就是个聪慧的女子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渔家女能识文断字已是难得，更难得的是她那份治家的智慧。家里没有土地，全凭外祖母的调度，将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记得母亲常说起，每到冬天，她和二姨就要顶着凛冽的海风去赶海。潮水退去后，滩涂上留下星星点点的海货，她们弯着腰，在寒风中一捡就是大半天。秋天的海岸上，大舅小舅挥着锄头掘番薯，汗水浸透了粗布衣衫。外祖母常说：“人穷志不能穷，力气是越用越有的。”她就是这样，用最朴素的道理，教会了孩子们吃苦耐劳。

家里的饭桌上，总少不了—碟小

鱼小虾。那是外祖母的巧思，将最普通的海货烹制出下饭的美味。偶尔捕到大鱼大虾，外祖母总是拿去卖掉，换来的钱一分一厘都攒着，供孩子们读书。她说：“读书识字，才能看得懂合同，做得成生意。”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渔家女子能有这样的见识，着实令人敬佩。

外祖母的善良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邻居王阿婆孤苦伶仃，每到饭点，外祖母总会多煮一碗饭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，捧着热气腾腾的饭碗时，浑浊的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外祖母说：“人活一世，总要互相帮衬着过。”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每年正月里外祖母给我们发红包的情景。即便家里再困难，她也要想方设法给我们准备红包。有一年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外祖母竟然偷偷向富户借钱。这件事她瞒着舅舅们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一分一厘地还债。那些红包里，或许只有几角钱，但在我们眼中，却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外祖母总是笑着说：“只要你们好好读书，年年都有红包拿。”在她的鼓励下，我们在学习上一路高歌一路顺风。

清明时节

| 傅建卿



星星隐身时，迈步走向山岗
脚步，像初醒的醉汉一样沉重
四月的走廊，天，低矮阴沉
沿途峰群的嗡嗡叫声
可以辨认出山花寂静的光与影
以及描述春天的潺潺流水

住着先人的山岗，见到飞鸟的翅膀
开着小白花的鬼针草，布满白雾
那惆怅的忧伤，正好抚慰行人的灵魂
寒气和坡地上留下的雨滴，一起张望
那些坠入田野的星辰，迷茫的木芙蓉
此时，疾行在空旷的山野
爬满碎石的山路，变幻着许多面孔
布谷鸟的眼瞳深处藏满色彩斑驳的
酢浆草
接近坟墓的那一刹那，天空
布满伤感的流云，泪水越过眼眶
冰冷了山风，潮湿了春

清明的诠释

| 傅友福

总有一个发泄悲伤的理由
清明，给了充分的注解
复苏的草木
让思念的种子发芽
父母，亲人
那些必须重新翻阅的痛苦

三炷香，一对蜡烛
祈祷的话语
随着纸钱的焚化
寄托了太多的念想
纷纷细雨
淋湿了前尘往事

忏悔什么呢
总是在时间流逝之后
才能忆起当年的音容
人间有太多的后悔
不舍，惋惜，遗憾
抓住当下吧
好好呈上生前的一碗粥
泪水说明不了什么

徘徊在山路上
再一次回味
轮回的意境



忆父亲

| 任开旺

清明时节，细雨如丝如缕，轻轻地洒落在大地上，仿佛是天空在为我们低声哭泣，为那些逝去的亲人祈福。这雨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带着岁月的哀愁，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再次想起了已过世47年的父亲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他的勤劳善良，他的坚韧不拔，都如同放映电影一般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父亲曾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后来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劳动。他的一生，就像一部厚重的历史书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，也承载了我们一家人的悲欢离合。父亲身材高挑，面容黝黑，双手布满了老茧，那是多年辛勤劳作的痕迹。

父亲曾担任生产队会计和记工员多年，总是认真负责地工作，从不占集体的便宜，也不徇私情。他的公正无私，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当过年过节，父亲总是特别地忙碌，那些日子他总是为村里的事忙碌到深夜，他的善良和热心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。他每天早早地起床，为我们准备早餐，然后就到田里去干活，晚上接着忙生产队的事。他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。

父亲是一位勤劳俭朴的人，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。他常常教导我们，要做一个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责任心的人。他从不允许我们撒谎、偷懒，也从不允许我们欺负弱小。他的严格要求，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和习惯，这些教诲，让我们受益终身。

父亲的爱，深沉而伟大。他虽然不善于表达，但他的爱却无处不在。父亲由一名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，成为一名每天日出而作的农村农民。但他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，为我们创造温馨的家。每当遇到困难时，他总是勇敢面对，不言放弃。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他从未抱怨过一句苦楚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生活艰苦的年代，严重的营养不足和体力透支让父亲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，他不幸病倒。我记

得，父亲临走的前两天，心烧得厉害，总是叨念着想吃雪梨，但家里拿不出1分钱，这年我12岁。我年仅16岁的大哥，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，上山砍了两天的松明（农村老土灶引火用的）去镇上赶集换钱，买了两个大雪梨。然而，父亲却没能吃到哥哥买的雪梨便轰然倒下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，也感受到了父亲对我们深沉的爱。

父亲去世后，是母亲领着我们一家在与贫穷和磨难的抗争中熬过来的。母亲坚韧善良，勤劳节俭，她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。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自言自语，仿佛在呼唤父亲，在心里和父亲对话。她的坚强和毅力，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。

如今，每到清明或是父亲的祭日，我总会买上两个大雪梨，洗净放在盘子里，摆在父亲的坟前。我想象着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品尝着雪梨的清甜，感受着我们的思念和敬意。

润饼菜中的文化传承

| 陈和深

闽南，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。古老的习俗仿佛坚韧的种子，于岁月长河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其中，清明春祭作为闽南地区至关重要 的传统习俗，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功能。润饼菜，便是这一传承中的重要元素。

清明时节，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季节里，闽南人迎来了祭祖扫墓的重要时刻。春祭，这一传承已久的传统祭祀活动，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人们对祖先深深的敬仰与缅怀之情。每到清明，人们纷纷带上祭品，踏上祭祖的路途，仿佛是与先人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亲切对话。

润饼菜，正是这场对话中的重要媒介。润饼菜，亦名春饼，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传统名小吃，承载着闽南人独特的味蕾记忆。它那独特的制作工艺与丰富的口感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在清明春祭中，润饼菜所承载的，远不止是食物本身的意义，它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寄托。

润饼菜，选用薄如蝉翼的饼皮，准备各类蔬菜、肉丝、海蛎煎等食材，将其切成细丝，再均匀

地铺在饼皮上。这一步骤寓意着家族的繁荣昌盛，如同那五彩斑斓的食材，共同谱写着家族的辉煌篇章。将铺满食材的饼皮小心翼翼地卷起来，形成一个圆润的润饼。这一过程仿佛在告诉后人，家族的传承就如同这圆润的润饼，无论历经多少风雨波折，都始终保持着完整与团结。

在传统清明春祭的现场，闽南人会摆上精心制作的润饼菜，供奉给祖先。这不仅仅是一份祭品，更是后人对祖先深深情感的寄托。蕴含着对祖先的敬仰与缅怀之情，仿佛在向祖先诉说着，后人始终铭记着家族的传承与使命。

润饼菜中的文化传承，不只是食物制作工艺的延续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在润饼菜中，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家族的温暖与关怀，体会到祖先的智慧与教诲。这种传承犹如血脉相连，深深流淌在每一个闽南人的心中。

润饼菜历经岁月的沉淀与发展演变，其风味和内涵也愈发丰富。如今，吃润饼菜所包含的文化内涵，与闽南人的为人处世原则更加契合，那便是：内心包容万物，立身堂堂正正。

即便时代瞬息万变，许多传统习俗都发生了改变，但润

饼菜在春祭中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。它是闽南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标识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在这个节奏快捷的时代，即使人们忙碌依旧，也会抽出时间回家参与春祭，品尝那熟悉的润饼菜，只为了守护这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情思。

在清明春祭的庄严肃穆中，让我们一同用心感受润饼菜中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。在传承中汲取力量，在缅怀中展望未来。

艾草青时忆绵长

| 苏丽芬

当河岸的垂柳抽出第一枝新芽，母亲便开始在晨雾中寻觅那抹特殊的翠色。清明前的艾草最是鲜嫩，细密的绒毛上还凝着露珠，在料峭春风里轻轻摇曳。诗人笔下“素衣莫起风尘叹”的况味，此刻都化作母亲竹篮里渐渐的绿意。

制作清明粿的清晨，老宅的土灶总比鸡鸣醒得更早。母亲把艾草剪去根茎，拿出做粿才用上的大盆，将艾草一点点放进盆里反复搓洗干净，父亲佝偻着背往灶膛里添柴，火光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跳动，恍惚间与三十年前祖父掌火的剪影重叠。焯过水的艾草在青石臼里舒展身躯，父亲挽起褪色的中山装袖口，木杵起落间，墨绿的汁液沿着石臼蜿蜒，像写满往事的河。

“该换后生仔啦！”姐夫接过温热的木杵时，石臼边已围满闻香而来的乡邻。张家婶子抱着糯米粉，李家阿婆捧着新摘的竹叶，捶打声混着吴侬软语在院落流转，这个捶打是做清明粿的精髓所在，慢工出细活，捶打得越精细，就越Q弹，越有嚼劲。木杵撞击的闷响应和着远处布谷鸟的啼鸣，石臼里的青团愈发莹润，仿佛揉进了整个春天的生气。

母亲的手在蒸气里翻飞如蝶。炒熟的花生碎裹着红糖，在竹叶上沁出琥珀色的光。我记得奶奶总要把第一个青团供在佛龛前，她缺了牙的嘴抿着半块粿，皱纹里都漾着甜蜜。如今供品依旧，只是檀香袅袅处换了容颜。

炊烟散尽时，暮色已为远山描上黛边。新蒸的清明粿卧在竹匾里，翡翠色的外衣泛着油光。咬破糯韧的皮，艾草的清苦与红糖的甘甜在舌尖缠绕，像极了这个时节的风——裹着料峭，又藏着温柔。母亲将最圆润的几个粿子装进青瓷碗，沿着老屋斑驳的墙根，摆成了思念的形状。

记得儿时家境并不宽裕，每逢节日便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日子，因为家里总会做些粿来解馋，尤其是清明粿。奶奶在世时，是村里出了名的做粿能手，她特别钟爱甜食，但每年做的清明粿，她总是舍不得一次吃太多，总要留一些慢慢品尝。如今，每到清明时节，母亲总会想起奶奶，想起她最爱吃的清明粿。于是，母亲每年都会亲手做一些，不仅是为了祭拜在天堂的奶奶，更是为了延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温情。

思念是穿透时空的雾霭，在雨丝与松柏气息交织的清明时节愈发浓稠。指尖抚过石碑篆刻的姓氏，恍惚看见旧时光影在苔痕上摇曳——灶台前絮絮叮嘱的剪影，藤椅上哼着童谣的轮廓，都化作青烟袅袅消散在杏花微雨里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我们和春天同行，在思念故人时，愿我们一面接受岁月的伤，一面追寻生活的光，也愿天堂的亲人安好，我们安康。

梦里依稀慈母情

| 潘建煌

清明最是思亲时。昨晚，我又梦见了母亲。她一如以前，慈爱地注视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孩子你们还好吧？”等我开口要回应时，母亲已不见了。我顿时泪流满面。

有母亲的家才是完整的家，有母亲的家才是最温暖的家。从前，母亲得知我们清明节那一天要回老家扫墓，她总要提前一两天准备，杀一只鸡或鸭，用老火慢炖，放上四物或六味，做成养生滋补汤。她还会煮一大锅咸香适口的黑豆或菜干葱油米饭。母亲做咸饭的手艺远近闻名，从来不生夹，松软可口，还没开吃，往往口水就要流出来。咸饭配鸡汤或鸭汤，既简单又够劲。有时母亲还会蒸白米饭，再炒上一两盘时令蔬菜，煎一盘金灿灿、外酥里嫩的豆腐，炖一小锅五花肉，烧几条鱼，整一盘水煮花生。这些虽是家常菜，但是有母亲的好手艺和用心选材，大家都觉得大开，连声说“好吃好吃”。

这时母亲总说：“好吃大家就多吃点，不够我再去煮。”满脸的笑容和欣慰，逐个给我们夹菜，鼓励我们多吃点。母亲认为能够让儿孙们吃好喝好，开心快乐，她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假如碗盘还有剩余，母亲和父亲总是分着吃，或下顿接着吃。老人家对儿孙很慷慨，对自己很节俭。每每回想起这充满家庭温暖和欢声笑语，充满古早烟火味，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我总会眼眶湿润，心里暖乎乎的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正因为有母亲和父亲长期以来身体力行、言传身教，以及对后辈的严格要求、循循善诱，我们家才形成孝敬长辈、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的好家风。现在，母亲离开我们，成了我们心头永远的痛。每次回老家团聚，五个兄弟姐妹都不禁感叹：“要是母亲还在世，看到儿孙们这么争气，事业有成，热心公益，家庭和睦，能和我们一同享福，那该多好呀。”可惜这温馨的情景已经无法重现。

又是一年满山杜鹃红。清明节思念母亲，我们该以什么方式告慰母亲呢？唯有铭记母亲和父亲留下的好家风，在母亲好家风的这盏心灯指引和鼓舞下，继续做好本职工作，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，天堂的母亲才会高兴。